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請於答案卷(卡)作答，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請分析賴和詩作「夕陽」，並說明其意象的使用有何涵意。(附件一) (25%)

二、請從女性意識觀點，分析陳黎詩作「五妃墓·一六八三」。(附件二) (25%)

三、請分析楊牧散文「他們的世界」(節選)之寫作主題與手法。(附件三) (25%)

四、請分析賴和散文「前進」，並說明其寫作技巧與意義。(附件四) (25%)

(附件一)

## 夕陽

賴和

影漸西斜色漸昏  
炎威赫赫更何存  
人間苦樂無多久  
回首東山月一痕

(附件二)

## 五妃墓·一六八三

陳黎

我們躺在這裡，五個人，五張嘴  
透過歷史，你們聽到的卻是一個  
聲音，被男性之手調配的聲音  
你們先聽到我們所侍的寧靖王  
說：「孤不德顛沛海外，冀保餘年  
以見先帝先王於地下，今大事已去  
孤死有日，汝輩幼艾，可自計也」

系所組別：臺灣文學系

考試科目：本國語文能力測驗（華語）

考試日期：0713，節次：4

第 2 頁，共 5 頁

他雄偉，聲弘，善書翰，喜佩劍  
卻沈潛寡言，勇敢無驕。二十七歲  
他父祖的帝國崩潰，隨福王魯王  
唐王桂王一路南下，換領帝號  
如車號，由廈門而金門，四十七歲  
來到這新名為東寧的島國台灣  
我們隨他在竹滬拓墾荒地數十甲  
採菊，撫鬢東籬下，悠然見波浪  
的確是安寧的鄉土。而他說他不  
降清的順臣，六十六歲他要殉國：  
「我之死期已到，汝輩或為尼或  
適人，聽自便！」然後是我們五口  
同聲：「王既能全節，妾等寧甘  
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請先  
賜尺帛，死隨王所。」我們相繼  
自縊於中堂。據說次日他懸樑  
昇神前，先將我們葬於魁斗山後  
燒毀田契，把土地全數還給佃戶  
我很想說我不想死（你們猜這是  
誰的聲音，袁氏，王氏，秀姑  
梅姐，或荷姐？）我很想伸手  
攔一截未盡燃的田契，在這裡繼續  
種田蒔花，直到老樹垂蔭，芳草  
碧綠，或者，為了讓後來的你們  
仍保有一個五妃里，一條五妃街  
並且在夏天，逛過五妃廟後和  
喜歡的人一起牽手到附近街上  
吃杏仁豆腐冰，我願意一死——  
但讓我在賜給我的帛上寫「我怕」  
我怕墓上的碑銘讓你們以為  
「從死」是唯一的美德，我怕  
你們覺得庭院裡搖曳的都必須是  
忠孝節義的樹影，倫理的微風  
我們躺在這裡，不封不樹，我們是  
後來城市後來體育場後來街道後來  
車聲人聲的一部份，而一個聲音  
提醒你們我們是複數，也是單數

（附件三）

## 他們的世界（節選）

楊牧

婦人和我走進草屋錯落的小村裡，而就在那前後恍惚之間，我感覺到一股強烈的氣味，很陌生，很吸引人。起先我以為那是樹葉或者野草，或者是一種我未曾遭遇的花卉，或者甚至是飛禽掠過空中留下的痕跡，事兔子跳躍草地激起的塵埃。我想，這是什麼氣味呢？莫非就是檳榔樹長高的歡悅，是芭蕉葉尖隔宵沉積的露水，是新筍抽動破土的辛苦，是牛犢低喚母親的聲音。那是一種樂天的，勇敢而缺少謀慮的氣味，那麼純潔，耿直，簡單，開放，縱情的狂笑和痛哭，有時卻為不知所由的原因，於一般的氛圍裡，透出羞澀，恐懼，疲倦，慵懶，那樣無助地尋覓著虛無黑暗裡單調的光芒，那樣依靠著傳說和圖騰的教誨，為難以言說的禁忌而憂鬱。那氣味裡帶著一份亙古的信仰，絕對的勇氣，近乎狂暴的憤怒，無窮的溫柔，愛，同情，帶著一份宿命的色彩，又如音樂，如嬰兒初生之啼，如浪子的歌聲，如新嫁娘的讚美詩，如武士帶傷垂亡的呻吟。那氣味是宿命的，悲涼，堅毅，沒有反顧的餘地，漂浮在村落空中，頃刻間沾上我的衣服，我的身體和精神，而且隨著我這樣成長，通過漫漫的歲月，一直到今天。

（附件四）

## 前進

賴和

在一個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暗黑的氣氛，濃濃密密把空間充塞著，不讓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雖在幾百層的地底，也是經驗不到，是未曾有過駭人的黑暗。

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兩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也是不受後母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

他倆不知立的什麼地方，也不知什麼是方向，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穩固，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險，因為一片暗黑，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倆已經忘卻了一切，心裡不懷抱驚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種的直覺支配著他們，——前進！

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存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攜著手，堅固地信賴、互相提攜；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前進！盲目地前進！

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

他倆沒有尋求光明之路的意識，也沒有走到自由之路的慾望，只是望面的所向而行。礙步的石頭，刺腳的荊棘，陷人的泥澤，溺人的水窪，所有一切前進的阻礙和危險，在這黑暗統治之下，一切被黑暗所同化；他倆也就不感到阻礙的艱難，不懷著危險的恐懼，相忘於黑暗之中；前進！行行前進，遂亦不受到阻礙，不遇著危險，前進！向著面前不知終極的路上，不停地前進。

在他倆自始就無有要遵著「人類曾經行過之跡」的念頭。在這黑暗之中，竟也沒有行不前進的事，雖遇有些顛蹶，也不能擋止他倆的前進。前進！忘了一切危險而前進。

在這樣黑暗之下，所有一切，盡攝伏在死一般的寂滅裡，只有風先生的慇懃，雨太太的好意，特別為他倆合奏著進行曲；只有這樂聲在這黑暗中歌唱著，要以慰安他倆途中的寂寞，慰勞他倆長行的疲憊。當樂聲低緩幽抑的時，宛然行於清麗的山徑，聽到泉聲和松籟的奏彈；到激昂緊張起來，又恍惚坐在卸帆的舟中，任被狂濤怒波所顛簸，是一曲極盡悲壯的進行曲，他倆雖沁漫在這樣樂聲之中，卻不能稍超興奮，併也不見陶醉，依然步伐整齊地前進，互相提攜走向前去。

不知行有多少時刻，經過幾許途程，忽從風雨合奏的進行曲中，分辨出浩蕩的溪聲。澎澎湃湃如幾千萬顆殞石由空中瀉下。這澎湃聲中，不知流失多少人類所托命的田，不知喪葬幾許為人類服務的黑骨頭；但是在黑暗裡，水面的夜光菌也放射不出光明來，溪的廣闊，不知橫互到何處。

他倆只有前進的衝動催迫著，忘卻了溪和水，忘卻了一切。他們倆不是「先知」，在這時候眼睛也不能遂其效用。但是他倆竟會自己走到橋上，這在他們自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只當是前進中一程必經之路，他倆本無分別所行，是道路或非道路，是陸地或溪橋的意志，前進！只有前進，所以也不擔心到，橋梁是否有斷折，橋柱是否有傾斜，不股慄不內怯，泰然前進，互相提攜而前進，終也渡過彼岸。

前進！前進！他倆不想到休息，但是在他們發達未完成的肉體上，自然沒有這樣力量——現在的人類，還是孱弱的可憐，生理的作用在一程度以外，這不能用意志去抵抗去克制。——他倆疲倦了，思想也漸模糊起來，筋骨已不接受腦的命令，體軀支持不住了，便以身體的重力倒下去，雖然他倆猶未忘記了前進，依然向著夢之國的路，繼續他們的行程。這時候風雨也停止進行曲的合奏，黑暗的氣氛愈加濃厚起來，把他倆埋沒在可怕的黑暗之下。

時間的進行，因為空間的黑暗，似也有稍遲緩，經過了很久，纔見有些白光，已像將到黎明之前。他倆人中的一個，不知是兄或小弟，身量雖然較高，筋肉比較的瘦弱，似是受到較多的勞苦的一人，想因為在夢之國的遊行，得了新的刺激，又產生有可供消費的勢力，再回到現實世界，便把眼皮睜開。——因為久慣於暗黑的眼

系所組別：臺灣文學系

考試科目：本國語文能力測驗（華語）

考試日期：0713，節次：4

第 5 頁，共 5 頁

睛，將要失去明視的效力，驟然受到光的刺激，忽起眩暈，非意識地復閉上了眼皮；一瞬之後，覺到大自然已盡改觀，已經看見圓圓的地平線，也分得出處處瀦留的水光，也看得見濃墨一樣高低的樹林，尤其使他喜極而起舞的，是為隱約地認出前進的路痕。

他不自禁地踴躍地走向前去，忘記他的伴侶，走過了一段里程，想因為腳有些疲軟，也因為地面的崎嶇，忽然地顛蹶，險些兒跌倒。此刻，他纔感覺到自己是在孤獨地前進，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侶，蔥惶回顧，看見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為是他的同伴跟在後頭，他就發出歡喜的呼喊，趕快！光明已在前頭，跟來！趕快！

這幾聲呼喊，揭破死一般的重幕，音響的餘波，放射到地平線以外，掀動了靜止暗黑的氣氛，風雨又調和著節奏，奏起悲壯的進行曲。他的伴侶，猶在戀著夢之國的快樂，讓他獨自一個，行向不知終極的道上。暗黑的氣氛，被風的歌唱所鼓勵，又復濃濃密密屯集起來，眩眼一縷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再恢復到前一樣的暗黑，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示。

失了伴侶的他，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著前進。

前進！向著那不知到著處的道上。